

新编民间
中篇传奇

徐华龙 编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80819

I247.5

2824



新编民间
中篇传奇

徐 华 龙 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新编民间中篇传奇

徐华龙 编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3.875 印张 插页2 270 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500 册

书号：10138·76

ISBN 7-5363-0005-0

定价：2.26 元

I·0004



《蔷薇花案件》作者：王国仁



《舞厅枪声》作者：王国仁



《十七号病房的秘密》作者：王国仁

目 录

岳家精忠拳	1
冤狱恨	49
蔷薇花案件	85
蓝色响尾蛇	146
五粒蝴蝶扣	211
祥福寺巷16号	267
舞厅枪声	297
三封密电	333
十七号病房的秘密	361
血手	405

岳家精忠拳

周濯街

第一回 岳佐成千里寻亲父 济南府打擂结新仇

湖北最东边有一个县份名叫黄梅，位于江西、安徽、湖北三省交界之处。千百年来，它既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又是楚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既有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——五祖寺，又有稀世珍品——二度梅。既是黄梅戏的第一故乡，又是岳家拳的正宗所在和唯一传承之地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年岳飞第四子镇守的军事要地——义封县五郎关，即现在的黄梅县杨梅岭（又名养马岭）。

杨梅岭有个岳家湾，湾上有个叫岳永强的儒生。他是岳飞的第二十四代孙。其父岳秀龙是道光年间的武举，为人正直，因不愿巴结权贵，以致终生不得志，岳永强从小就遵父训弃武而从文，写得一笔祖传的宋书。他今年三十五岁，眼见列强瓜分中国，心中十分不安。为走富国强兵之路，岳永强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，又弃文而从武。可惜习武不足三年，就有两年遭受天灾。年迈体弱的父母双亲都病饿而亡，习武又只好半途而废。

岳永强为了还清父母去世时借的阎王债，成天东奔西

跑。哪晓得旧忧未解又添新愁。这一年五月间，其妻赵氏生了一个儿子。岳永强按照皇太极赐的“永佐朝帮”的排行给儿子取名为“佐成”。生了儿子按理说是件好事，可是贫寒之家，加口添丁却又是件难事。岳永强把家中略微值钱一点的东西，卖的卖了，当的当了。慢慢熬过了六年光阴。光绪十九年又遭天灾，颗粒无收，寒冬腊月，借贷无门，债主们又一天比一天逼得紧，到后来干脆坐在他家不走了。岳永强实在逼不过，只好随身带着笔墨和一把关刀，向山东方向来了个脚板抹青油——溜了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岳佐成读了三年书之后，十二岁拜全县有名的岳门高师聂火龙为师，学了三年武。三年之后岳佐成便成了聂师傅门下的高徒，其功夫达到了“立地能使地陷，展臂能开千斤”的地步。

喝完了出师酒，拜别了母亲，岳佐成便上路寻找他在幼年远走的父亲去了。一路无话，几个月之后他来到了济南。这么大一个济南城到哪里去找爹呢？岳佐成打算先填饱了肚子再说。他一边走一边看，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座很漂亮的酒楼，门口写着“南方风味”四个大字。岳佐成一路吃的尽是“北方风味”，那些馒头、窝窝头早已吃烦了，因此，看到“南方”两个字都感到亲热许多，便高兴地走了进去。进门一看，奇怪得很，上下两层的大酒楼，竟是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客人。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酒楼的主人昨天被人打伤了。听店伙计说：店主是个南方人。在这里开酒楼，已经七、八年了。最近突然动了思乡之情，想变卖酒楼，好回乡省亲。一张“告白”刚贴出去两天，就有人上门谈交易。当双方关着门议好了价钱，写好了契约，正准备兑钱时，突然从窗户外

面飞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一进来便不问青红皂白，首先将契约撕了个稀巴烂。然后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混帐东西，连老子你都不放在眼里。济南城当娘子的都要送钱来孝敬老子。你这个南蛮子竟想一人独吞！”店老板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济南城里的大恶棍陈二癞，就赔着笑脸说：“陈师傅，我晓得你在济南的威名。那些大老板们都要向你进贡，我这个外乡人更要下山拜土地。我是想成交之后，再送你一百两的茶钱……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一百两？我陈某人不是讨饭的叫化子。你堂堂的酒店大老板，说出话来也不怕牙齿疼。。最少也要个‘二一添作五’。有得一半，那就抬你尸骨回去吧。”那个买主看见陈二癞太过份，便上前劝道：“陈师傅，你是这济南城里有名的红人，只要你高抬贵手，别人就可以低头而过了。何必把钱物看得如此认真呢？”陈二癞一听便火了：

“什么红的，黑的，我都不要。如果你们要，我晓得有四样东西最红：‘一是庙上的门，二是杀猪的盆，三是姑娘的裤子，四是火烧云。’你们喜欢统统都拿去吧。我别的都不喜欢，就喜欢黄金、白银。”

店老板见这个流氓地痞越说越不象话，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成柿饼。只可惜力不从心，不得不强压怒火对陈二癞说：“陈师傅，我求你多少再减一点，哪怕是三七开，或者四六分也可以。你就最后行一次方便吧。”这个恶棍不晓得是哪个阴间地府学来的那么多讲究，也不晓得是吃了煤炭灰还是怎么的，特别大的火气。他一听“方便”两个字又火了，破口骂道“你叫哪个给你行方便，你晓得啥子叫作方便？‘方便’就是屙屎屙尿的别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要我给你行方

便，我岂不成了拉屎的茅坑？你把屎尿屙完了舒舒服服地走了，让我给你闻臭？告诉你，有得那么便宜的事儿。”

店主见他蛮不讲理，实在忍不住，也火了。他说：“姓陈的，你莫把事做得太绝了。俗话说，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路转，石头不转磨子还要转呢。你就有得求人的时候？”陈二癞答得更硬：“我一不求人，二不怕人，三不饶人，只认银钱不认人。”就这样他俩一句顶一句地便打起来了。店主虽然也粗通拳术，但完全不是这个恶棍的对手。交手不到三、五个回合，只见陈二癞在他软肚子边上一掏，店主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……。

这位陈二癞不是别人，他便是济南城的头号霸王——陈二泰、因为他作恶太多，人们才送给他一个外号陈二癞，要说起他的武艺呀，那可是风暴过后的日头，继父老子的拳头——厉害得很呢。他飞檐走壁如履平地，上树爬杆象个猴子。有人说他精通十八般武艺，有人说他会使三十六种兵器。他自称是齐天大圣转世，八臂哪吒再生。真实本领究竟如何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整个济南城的确有得一个人是他的对手。陈二癞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到处敲榨勒索，无恶不作，成了济南城人人切齿痛恨的害群之鸟，也是孙家拳派的武林败类。在济南如果娃子好哭，大人只要说：“二癞子来了”，不管几大胆的娃儿，都吓得不敢再哭了。

岳佐成虽说不晓得他的底细，不过一听这事心里也就起了火，马上叫跑堂的带他去见店老板。见面之后一叙谈，才知道这位店主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生身父亲岳永强。父子两个不由得抱头痛哭了一场。岳佐成见父亲仍然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便详细寻问了他受伤的部位和伤情，然后伸手在伤处一

摸便惊叫一声：“不好，这个恶棍把您的板油拍掉了。”他立即吩咐跑堂的抓来一只活鸡，迅速开膛取出内脏。再用拳头把骨头捶细，把肉揣碎，又上了一点药粉趁热敷在受伤的部位上。说来也怪，敷上去三个时辰不到，岳永强便可以下床走动了。

岳佐成见父亲伤势已经好转，便提出了要为父亲报仇，为济南人民除害的事。岳永强觉得儿子年龄尚小，很不放心地说：“毛伢，我们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吧。俗话说，男长二十七，女长二十一。你今年才十六岁多一点，连身体都有长足，怎能经得住这样的对手呢？”佐成说：“爹，老古话说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有力不在大小。你要是怕我打不赢，可以试试我的功夫吗？”岳永强说：“我自己的病尚未痊愈，哪敢和你试功夫呢？”佐成笑了笑说：“这还不简单，您随便叫个伙计在我头上砍三刀就行了。”岳永强半信半疑地拿出他当年带出来的那柄关刀，又不敢叫别人砍。自己举起刀来试了两次还是不敢下手，生怕把自己的宝贵儿子砍死了。后来在儿子的再三催促下，岳永强才很不情愿地在儿子头上轻轻砍了一刀。关刀刚一落到头上，岳佐成便迅速地把头一偏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关刀便飞出六七尺远，“嚓”的一声，又插进砖墙里去了。岳永强先是大吃一惊，接着连拔了三次，都因插得太深拔不出来，只得无可奈何地望着儿子。岳佐成回过头来，运了一口气到手臂上，然后把手平伸出去，掌心向上向后一招手，那关刀就象被绳子牵着一样，离开墙飞了回来。关刀刚飞到身边，他又举起右手，一个“劈山开石”横切一掌，把刀片切成了两半。就这三招，把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岳永强这才放心地叫人去找陈二癞来谈条件。

件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派去的人便面红耳赤地跑回了说：“陈二癞不但不来，还把老板和少掌柜的骂了一顿。他说和你们两个小气鬼没有条件好讲，要么按老办法‘二一添作五’。要么三天后在城西擂台上见。”岳永强见这癞子软硬不吃，只好答应让儿子同他打擂比武，陈二癞三天不打人手就发痒，那几天正是快活得不耐烦。一听说岳佐成答应同他比武，大喜过望，这回和往常不一样，他别出心裁地搭了个“棋盘式”擂台。顾名思义，“棋盘式”就是在相隔一丈远的距离内，同时搭两个擂台，整体地看是个象棋盘。中间那一丈远的间距称之为“楚河汉界”，陈二癞和岳佐成就是这个棋盘上的“棋子”，要进攻就必须越“楚河”跳“汉界”。这种擂台是二癞子精心安排的，它一能发挥孙家拳的跑跳功的优势，二能限制岳家拳的马步功的短处，让他想跳也跳不过来。

第三天上午，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。双方签了生死文书之后，便正式交起手来。他们各占一个擂台，陈二癞估计岳佐成跳不过去，却故意站在对面擂台上一个劲地喊：“来、来、来。”岳佐成说：“你是卒子我是帅，将帅从不越汉界，吾守深营戒远征，大胆的卒子过河来。”陈二癞到底是个胸心狭窄的小人，一听这话肺都要气炸。说了声：“老子这个卒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这个帅”话音未落，就是一个“单鹤冲天”势凌空而起。来到台前，接着又是一个“老鹰抓鸡”势，朝岳佐成面门抓来。岳佐成下身站的是“落地生根”势的马步桩，上身摆的是“观音坐莲”势的双合掌。陈二癞的鹰爪刚到，岳佐成一个“援手双亮掌”，抓住对方的

手向中间一扭，接着一个反推，说了声“走”，就把陈二癞推回了对面擂台。岳佐成的步子半寸未动，上身仍然是双合掌。台下的观众纷纷为陈二癞喝倒彩。

武林中有一句行话叫做“南拳北腿”，陈二癞先前把岳佐成侧看了，自以为“何须动腿”，被推回之后才想起了“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脚打人”的师训。少息片刻之后，陈二癞大叫一声“娃娃招打”，又是一个“蟒蛇出洞”的招数射向对方擂台，刚至台沿右脚轻轻一点，一个跟斗便翻到了岳佐成的前上方。趁下落之机对准岳佐成的前胸，就是一个“凌空鸳鸯腿”。岳佐成向下一蹲避过了这一招，同时一个“霸王举鼎”对准陈二癞的下裆就是一个冲天拳。眼看这一拳上去，就要置陈二癞于死地了。

台下的观众见此情景，竟情不自禁地为岳佐成喝彩叫好，有性急的连鞭炮都点着了。一刹时，“噼哩叭啦”十分热闹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记肉店的老板张大炮，一见这个吃肉不把钱的陈二癞就要死于岳佐成的手下，便喜得一蹦三尺高，同时大声喊道：“明年的今天就是二癞子的周年了！今天我请客……”

但是，正当大家为岳佐成的正义行动而欢庆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岳佐成已经打出去的拳头，不但突然变成了巴掌，而且仅仅在对方的大腿内侧轻轻拍了一下就收了招。一场虚惊的陈二癞，见“棋盘”不仅没有帮他多少忙，而且险些丢了性命，便改变主意。干脆当了个永不回头的“过河卒子”，就在这半边擂台上与岳佐成面对面地交起手来，二十几个回合过去了，双方都各有千秋。尽管陈二癞使出了灵活多变的孙门“猴拳”和柔中有刚的看家本领“二堂拳”，岳

佐成却始终站在原处寸步未移，仅仅以两手接招。真可谓深扎马步，稳如泰山。但是岳佐成也并未占什么便宜，只见他上下发招拳声“嗖嗖”，使出了千钧之力，左右开弓，擂台摆晃，亮出了岳门高招。无奈何二癞子象只八臂猿猴那样，跑、跳、躲、骗机警得很，凭你有三五尺远的“拳风”，五六尺远的“吸力”，也奈何他不得。

对于岳佐成来说，上台打擂毕竟还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。而陈二癞则是城门口的麻雀——见过许多炮火。他趁岳佐成稍不留意，便卖了个破绽一箭步冲上去扫了一个“地盘”。岳佐成向上轻轻一纵，这一招刚躲过，紧接着又是当胸一拳，岳佐成躲闪不及只好向后退了一步，这样一来他的马步就乱了。陈二癞趁势步步紧逼，一直把对方逼到了擂台的边沿，无法再退了。这才亮出他的拿手绝招“虚实连环腿”，要置岳佐成于死地。

岳佐成刚刚用双手抓住陈二癞踢来的第一招“虚腿”时，他的第二招“实腿”已经朝岳佐成的胯部猛踢过来，这一招实在厉害，弄得岳佐成想退又无后路，欲闪也闪不开。看来这是石小姐爱上了史秀才——非死（史）不可了。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岳佐成一声“来得好”！只见他闪电般腾出右手，迅速抓住那致命的一脚，上身向后一仰，又向前一推，两手举过头顶，奋力张开双臂，大喊一声“开哟”，就要把陈二癞撕成两半了。只听见岳永强突然喊道：“孩儿，休得伤他性命。”这一喊不仅使岳佐成感到实在难以从命，就连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心底一沉。

欲知陈二癞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吴八姑三招定佳偶 岳家湾乐极又生悲

话说岳佐成正要把陈二癞撕成两半，忽听父亲大喊不要伤他性命。尽管心里很不高兴，但是父命难违，也只好忍着。只见他很不情愿地把二癞子的双脚一松，叹了声：

“哎！也罢。”没料到陈二癞落地之后，不仅无感激之情，反而趁岳佐成与父亲说话之机，猛扑上去对准他的胸口，使了个“黑虎掏心”的招数，岳佐成说声“不好”，迅速倒退一步，一个“打蛇随棍”用右手抓住了他的右手向后一扭，接着再用左手在他的反关节处向上一托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陈二癞的右手便断了。岳佐成刚一松手，二癞子右脚一个“蛟龙探海”又向他横腰踢来，岳佐成真是忍无可忍，只见他闪过一边象前天劈关刀那样在二癞的腿上猛劈一掌，二癞“哎呀”一声，便倒在擂台上再也起不来了。

济南城的老百姓见二癞子被人打断了手脚，真比过年过节还高兴。特别是几个中等铺面的老板，都象去掉了一块心病。他们暗地里办了一桌酒席，为岳家父子庆功。酒席间大家一面为岳家父子庆功贺喜，一面又为他们的生命财产担忧。老山东都晓得，陈二癞有个师傅名叫刘德胜，他是赫赫有名的“盖山东”，能在水面上走路，树梢上打拳……如果刘德胜下得山东，岳家父子就是茅坑门前摔一跤——离死（屎）不远了。果然不出众人所料，三天之后刘德胜便带着两个徒弟来了。有人告诉他，三天前岳家父子就变卖了铺面和家产，连夜离开了济南。刘德胜有碰到岳家父子，便对两

个徒弟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好好照看山门。为师追赶岳家父子，少则十天半月，多则三年五载。”徒弟说：“师傅，他们既然跑了，我看不追也罢。”刘德胜却十分坚决地说：“哪怕追到黄梅，我也要会会他们……”

岳佐成本来想等等刘德胜，领教一下“盖山东”的利害。无奈其父岳永强硬是强迫儿子离开济南，并赶了两天两夜路，两天来岳家父子不但有睡醒，就连吃饭都有停脚。他们边走边啃干粮，一点热东西都有吃，眼看离开济南已有两百里了，岳永强这才把提到喉咙的那颗心放了下来。第三天上午，来到一个偏远的山镇。镇子中间有一家酒店，岳家父子也不管菜饭怎样，就一个劲地往里冲。进门之后才发现，这个酒店铺面不大，生意冷清，看样子是个手艺不高的夫妻店。男的在后面烧饭炒菜，女的在前面跑堂检桌，打酒端菜。老板娘见来了两个满面尘土的远路客人，连忙打了一盆水给他们洗灰尘。佐成急不择言地说：“脸不要洗，快点炒菜打酒吧。”弄得老板娘笑也不好，不笑又忍不住，老板在后面答道：“请问客官要什么菜？”岳永强说：“尽你店里有的每样先炒一盘来。”岳佐成说：“再把上好的高粱酒打两斤来。”刚洗完脸不一会儿，老板娘就把六盘菜二斤酒端了上来。一杯酒还有喝完，父子两个就把六盘菜抢光了。岳永强说：“请再炒六盘上来吧。”岳佐成就说：“三道菜都一样，但我觉得第二道菜最好吃。”岳永强笑着说：“第一道菜是因为我们太饿了，所以有尝出味道来就吃完了。第二道菜因为肚子里垫了底，吃起来也不慌不忙的，所以就品出味道来了。这第三道菜则是因为已经吃饱，所以味道也不如第二道菜好。”